



行 船

石泽丰



“常游常宁”杯征文

衡阳日报社
常宁市交通运输和旅游局 主办

参加一个环保采访活动，乘船沿着八百里皖江顺江而下，我们从东至县香隅码头出发，所要了解的也只是安徽段中的一部分。船离开码头，行至江中间，两岸的青山、工矿、城市楼宇历历在目。江水看似舒缓地顺流而下，推船前行，这是一种表象，但谁也弄不清江底有多少暗流在翻滚。顺水推舟是一种外力，是自然界创造的逝水的符号。坐在船上，看沿江码头，它们静止在那里，默默地接纳着靠岸的船只，而后再放任着船只在江上行驶。

放眼江面，有动有静，这又何尝不是集宇宙的大法则于此！这些过往的船只，或与我相向而行，或与我背道而驰，我们相遇在长江航道里，赶赴着各自的行程。到了目的地，船停下来，泊于埠头。如果说航行是船只的使命，我想，停泊也不例外，因为有行则有停。就我乘坐的轮船来说，出发相对于停泊比较容易，水手解开缆绳，驾驶员点开方向，加上油门，船便离开了码头。但靠岸就没那

么容易了，船得开到码头的下游，再调转头逆流而上，慢慢地向码头靠拢，时进时退，费了一番功夫，船才得以停稳。驾驶员直言，开船的水平，就在于其船泊位的水平。

可见，泊并非易事。接纳我们的码头，它是宿命的终点，是人生奔波一辈子后回落的地方，我们从哪里来，将要到哪里去，纵观四季轮回，一目了然。回过头来看我们行驶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一种经历的过程，它把起点和终点连接起来，从出发的那一刻起，等待你的就是落脚，就像落叶乔木，其叶子逢春而生，是秋而落，这是自然的规律，是造物者精心的安排。

七一前夕，参观革命老区，接受红色教育，那些视死如归的革命者，为了民族复兴，宁死不屈。陈延年就是其中的一位，1927年6月26日，他被敌人逮捕，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，对他用尽酷刑，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，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。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，严守党的机密。他知道，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

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他选择了前者。刑场上，刽子手喝令他跪下，他却高声回应：“革命者光明磊落、视死如归，只有站着死，决不跪下！”这是何等的坚强！他以这种方式靠了岸，泊在祖国母亲的怀里，以一颗赤子之心，深得后人的敬佩和缅怀。

接受教育是一次输血的过程，是一次生命洗礼的过程。“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。”如今，中国这艘巨轮，载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泊于世界的东方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沿着“一带一路”出使。这是何等的大国情怀！从文化的角度和对世界的贡献而言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如一道清澈的河流，中国人凭借着灵性和智慧，把“建设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、共同繁荣、开放包容、清洁美丽的世界”作为己任，以生命的本体看生命的本体，以价值看价值，就看出了存在的真理。

我想，这就是大道，这也正是千百年来，中华儿女从清澈、浩渺的春水秋波里获得的启迪，它从世界中来，又将回到世界中去，就像一艘行船。

我们曾用一整个夏天来告别

郭云心

古人的依依杨柳，如今的凤凰花开，不变的是，别离的笙箫。

初夏，我们可以预见的离别还有倒计时。

初夏，是冰淇淋味道的栀子花香，飘浮在绿色的空气里，舞姿蹁跹，使劲儿在每个过路人的鼻尖打转，令人恨不得张大嘴巴一口咬下去，把这份甜甜的冰淇淋味道吃进肚中。可即便啃得和猪八戒一般狼狈不堪，那甜腻的冰淇淋味还是缠绕在周遭，浓郁得化不开。一个喷嚏，不小心打乱了它旋转的节奏，然后身旁响起一阵嘲笑声，竟然像银铃般一串串的清脆。

初夏，是石榴花在枝头吟吟的低笑声，给渐渐闷热起来的天气点染了几横火热的颜色，一撇一捺间，裙裾摇曳，让人浮想联翩。“微风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欲然。”苏轼的一阕词，写尽初夏的闲情与石榴花的美艳。初夏，而非盛夏的热辣，在气温微微抬头的时刻，风是怡人的，轻拂过面颊，仿若柔软的亲吻。水面升起

的荷叶，轻轻摇着脑袋，小荷已经探出了头，睡眼朦胧的。可是，我们呢，夏乏未至，所以还不困倦，不至于陷入那个扑朔迷离的“仲夏夜之梦”。

日子一天一天，但你觉得那个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时节好像一直在路上踟蹰。掰算着日子，似醒非醒间，流光虽逝，沙漏到了最后一粒沙，你展开手掌，却什么也触碰不到。

盛夏，是夏虫低吟，还是琴声高鸣？

我想起来了，地铁口那迎着烈日当空恣意怒放的花，正是凌霄花。在舒婷诗里，柔弱依赖性极强，借别人的高枝炫耀自己的凌霄花。可是，这盛夏流光里，不得不承认，这凌霄花当真红艳得漂亮，闪耀！夏天是各种色彩的盛宴，流动在草叶间，花丛里，漫山遍野。离别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我们曾以为是芳草碧连天的满目青色，我们曾以为是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清冷，但是这满天铺地的亮绿中，还是那激烈火烫的花色最耀眼，奋不顾身地追逐着热与光。是的，盛夏的光最为自由地舞蹈着，在翠绿的叶尖，在火红的花枝，在一望无际的沙漠，那么多的清醒自我，在百叶窗与阳光的华尔兹，宁静中隐藏着火热激情，就等待爆发的一刻。

当夕阳隐去，世界重归安谧，星辰点亮暗夜的时候，夏夜显露出了她迷人的醉意，而离愁别绪也渐渐爬上心头。黄昏，像一名娇羞的女子，袅袅走来，挽着轻纱，遮住了脸庞，却露出了

最闪亮的双眸。清亮的目光，让人不得不正视内心最真实的念头，夜色轻狂中，那别离的不甘，那分开的不愿，那茁壮生长的感伤，漫天飞舞。

怯弱的你我或许不善言辞，不愿流露最深的情感，但你我都知道，师长学弟，师妹师姐，他们都象征着自己即将过去的学生时代。于是，你对着如水的月光祈祷：我最亲爱的母校，请你不要改变！请保持楼道口的那股妖风，继续刮乱每个路人的发型；请保持道路两侧的不满银杏，继续在深秋黄出一派迷人的缱绻；请保持猫咪高贵的骄傲，继续在书声琅琅里翻个身打瞌睡；请保持正门口桃之夭夭的阳春三月，继续在春日里灼灼其华；请保持草坪上沁凉如水的夏夜，继续让我们的夜梦有个归处……这样，也许你我的学生时代也得到了永恒。就像梧桐大道上的阳光，绚烂得让人睁不开眼，我们却又不愿移开眼。

夏天以后，是各自天涯

最后，星离雨散。

第一次觉得，车站是告别的地方，是对未来再聚最最怀疑的地方，是各自天涯的第一步。迎来送往，岁月回头，应该会记得脸颊的清泪两行，浅笑三声。默然吟着：“从此飘蓬十年后，可能重对旧梨涡。”

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，但最后最后，仍愿你的长夏永不凋落。

以上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。

天光云影里的小镇

黎 明

我们去的地方，位于常宁母亲河宜水河的上游，地处常宁西南角，从市区出发，二三十分钟车程便可到达。

宜水河从千峰百嶂的塔山之颠浩荡而下，挟万马奔腾之势，汇入这个平坦的江南小镇——胜桥，造就了这里纵横交错的水资源体系和远近闻名的丰富物产。这一段宜水河，当地人叫它烟江，它滋养了附近的百姓，也成为了当地人永远的乡愁记忆。曾有“近水山多云，近山水多烟。江以烟得名，不知始何年”的赞美诗句，至今仍有人在传唱。

下了车，映入眼帘的是万亩稻虾基地。养虾老板正在稻田里捞龙虾，一网下去，都是浑身通红的“虾兵蟹将”。小龙虾体内蛋白质高，肉质松软鲜美，微量元素丰富，是健康美食的代表。想起夜市里“麻辣小龙虾”“啤酒小龙虾”“口味小龙虾”，这些舌尖上的美味，令人不禁食欲大动，垂涎三尺。当地人热情相邀：“这次你们来乡里耍，一定要让大家尝遍胜桥的美食，赏遍胜桥的美景！”大家一阵叫好。据说，以后，这万亩稻虾基地还会建个游客厨房，客人可以在这里品尝现捞现做的原生态小龙虾，真让人期待。

田野里，正是农家插秧的时候。稻田一片绿色，微风吹来，带来了泥土和禾苗的清香。我们正享受这难得的闲暇，突然，绿色的稻田里跳出了一些不同形状的彩色图案，到了近处一看，原来是由紫色稻谷组成的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和“奋斗”两个大字。当地人告诉我，这是由省农科院种子研究所专家设计的一种优质水稻新品种，属于糙米的一种，营养丰富，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，非常适合煲汤、熬粥，也是爱美女士保持身材的常备主食，用紫米酿造的“紫米封缸酒”，还曾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奖，名声海外。这里引进了黄、紫、绿三种颜色的水稻，在稻田里植绘了“奋斗”“五星”“百善孝为先”“太极”等彩色图案。彩稻不仅让人耳目一新，引来了游客，也给当地带来了新的粮食品种，拓宽了种植出路。

正与朋友说着“荷”你相约，就来到了苍坪千亩荷花基地。一千亩的荷花铺展开来，震撼，动人。荷花的美经常可以看到，初露时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；盛展时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；雨后时有“溪上新荷初出水，花房半弄微红”；残破时有“一夜绿荷霜剪破，赚他秋雨不成珠”。那么多风情，那么多绰约，真是美不胜收。以后，这里会建一座风雨桥，无论晴雨，都可赏莲观荷。然后建一座诗墙，刻上所有荷花的诗句。游人且尝着莲粉，且看美景，且赏美文，何尝不是一件难得的雅事！

上到泉峰观。有史记载：“一峰突起，蜿蜒耸立，直上五里许，东西陡峭，如竖旗矗立；南北坡缓，似双龙朝圣。”山正面建有印心寺、弥峰寺、泉峰寺三座庙宇。山顶背面，是谢仙岩，传说隋唐五虎将之一的谢映登曾来此修道。站在谢仙岩上，视野极为开阔，只见脚下的天堂湖，烟波浩渺，水平如镜，清风吹来，云蒸雾绕；西南侧山下偶尔从云层中露出几户农家田舍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；再远处是终年环绕的群山，苍翠欲滴。

风吹，云散，恍惚洗尽了心中一切的烦恼和杂念。

当地人说，谢仙岩上，不光四季景致各异，一天之内景色也不一样。果然，刚上去时还晴空澈艳，波光粼粼，下山时却是乌云密布，山湖色变，如墨如晦。天光云影中，如同大自然精心上演了一出极为高明的山水印象舞台剧。

